

世間從無「迷幻藥」 勿用未來滿足好奇



筆者最近看到一篇發表在《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》的研究，頗有感慨。兩位學者分析了英國兩萬多人的數據，還做了縱向追蹤，最後發現一個有點打破「刻板印象」的結論：迷幻藥（Psychedelics）並不會讓人變得更虔誠或更有靈性，甚至連短期內的宗教認同變化都沒有。反倒是用過迷幻藥的人，更可能脫離從小接觸的宗教。不過，這點和其他違禁藥物的人沒什麼區別，算不上迷幻藥的「獨特功效」。

這結論揭示並戳破了現下一些年輕人的謬誤：總有人把「尋求靈性體驗」當成試迷幻藥的借口，覺得吞下一顆致幻蘑菇、吸一口所謂「太空油」（依托咪酯），就能「與神明對話」「看透宇宙真理」。

可科學研究擺在眼前：迷幻藥帶來的「神秘體驗」，大多是短暫的感官扭曲，既不會重塑你的信仰，更不會讓你「覺悟」。況且在香港，像裸蓋菇素（致幻蘑菇的活性成分）、LSD這些都屬於嚴格管制的毒品，碰了不僅違法，對心理和身體的傷害更是難以估計。

古人服散 血的教訓

其實這種「把毒品當成『開悟工具』」的荒唐事，中國古人早就「踩過坑」了。最出名的莫過於魏晉時期的「五石散」。當年何晏把這藥當成「補品」推廣，說吃了能「神清氣爽、面色紅潤」，結果呢？這藥性燥烈得嚇人，服藥後得脫衣、喝溫酒、瘋狂走動才能散藥性，皮膚脆得碰一下就破，

所以名士們穿寬袍大袖，看似飄逸，實則是「疼得沒辦法」。

嵇康本是風流倜儻的才子，長期服散後形容枯槁；西晉名臣裴秀更慘，直接丟了性命。後來孫思邈在《備急千金要方》裏痛斥「五石散大猛毒」，勸人見到藥方就燒掉！這不就是古人用血的教訓告訴我們：別把有毒的東西當成「修仙靈丹」嗎？

再往前追溯，漢代的華佗雖然用「麻沸散」做外科手術，那是嚴格控制劑量的醫療用途；可到了後來，有人把類似的麻醉藥物當成「迷幻藥」濫用，比如《水滸傳》裏的「蒙汗藥」，能讓人迷迷糊糊，古時候盜賊用它謀財害命，現在用來「尋求體驗」，和自投羅網有什麼區別？

還有新疆海基地出土的2,500年前大麻，那是當時薩滿用來輔助儀式的，可人家是在特定文化和儀軌裏使用，並不是隨便誰都能拿來「致幻取樂」。古人太費周章地規範這些藥物的用途，就是怕「治病的東西」淪為「害人的毒藥」。

生活意義在日常 毒品只是幻覺

回到現在的研究，學者還提到一個關鍵點：迷幻藥的效果極度「依賴環境」。在實驗室裏，有專家一對一陪伴、嚴格控制劑量，或許能觀察到一些短暫的情緒變化；可到了現實中，你永遠不知道那顆「蘑菇」裏的裸蓋菇素含量有多高，也不知道自己會產生快樂的幻覺，還是被恐怖的幻覺纏上。

2007年有一名法國少女，在阿姆斯特丹買了「魔法菇」吃下，最後從大樓屋頂跳樓身亡，這樣的悲



●圖為反毒劇碼《拯救浮士德》劇照。

資料圖片

劇，難道還不足以警醒嗎？

真正的「尋求意義」，從來不是靠毒品帶來的短暫幻覺，而是在日常生活裏慢慢探索。讀一本書、和朋友深談、甚至只是靜靜地看一次日落，都比碰違禁藥物要踏實得多。畢竟無論是魏晉名士的慘痛教訓，還是現代科學的研究結論，都在說同一句

話：別拿自己的身體和未來，去賭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「靈性奇跡」。

●劉國輝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年。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，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做準備。

李時珍醫聖之路 印證榮格「先天與後天」理論



當年，筆者因工作需要研讀幼兒心理發展理論，在眾多學說中，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提出的「先天與後天」「過去與現在經驗」「平衡與成長」「樂觀與悲觀」等人格論述，尤其讓我眼前一亮。

說來也巧，那陣子正好結識一位香港知名中醫師，聽他聊起中醫理論的淵源——源自兩千多年前的漢代，歷經各朝代不斷增補與修正。而其中，明朝就出了一位流芳百世的中醫大家：李時珍。若以榮格的理論框架，回看李時珍從幼年到成為一代醫聖的生命軌跡，竟彷彿開啟了一扇跨時空的窗，讓我們得以窺見他的人格與成就背後，那環環相扣的成長邏輯。

「先天」有醫心 「後天」立宏願

從「先天與後天」來看，李時珍的醫者之路，可說是先天自我實現的動力與後天經驗的深度交融。榮格認為，人天生就帶着「自我實現的目標」，如同一粒種子，內蘊長成大樹的向上力量。李時珍出身醫學世家，從小隨父親診病，耳濡目染之間，內心早已埋下「以醫濟世」的種子——他自小對草木藥性充滿好奇，頻頻追問父親藥材功效，那種出自本能的探索慾，正是先天驅力的初現鋒芒。

而後天經驗，則為這股力量塑形：一來，他親眼目睹鄉民因醫書謬誤誤服藥物喪命，因而立下「糾正藥典」的宏願；二來，三次科舉落第的經歷，反而使他掙脫「讀書應試」的束縛，從此堅定踏上醫學之路。先天的醫者潛質，遇上後天的生命體驗，終究匯聚成一條清晰的河流，引領他前行。

榮格也主張，過去的經驗會沉澱為人格底層，而現在的經驗則能為其重新賦予意義。李時珍早年遵從父命參加科舉，屢試不第的挫折，曾令他一度迷失方向；然而當他全心投入醫學之後，這段「失意歲月」竟轉化為助力。儘管未能在科舉中出頭，那段苦讀卻磨練出他紮實的文獻梳理能力，為他日後系統性整理八百多部醫籍打下基礎，更成為他投入二十七年編寫《本草綱目》的精神底氣。

他不盲從古籍，重視臨床實證的態度，也因不斷親視藥物、反覆驗證，而更加堅定，最終形成「親見、親試、親問」的治學理念，實現了過去與現在經驗的正向循環。

生命本質有希望

再從「平衡與成長」與「樂觀與悲觀」的維度來看，李時珍的一生，簡直是榮格「主動追求成長、人性本質積極」理論的完美示範。榮格認為，人天生有趨向人格完整的本能，且本質上是正向的。李時珍在編書過程中，面對「資料匱乏、身體受損、外界質疑」三重困境，卻始終以積極態度主動求變：資料不足，他就踏遍十三省採藥訪民；身體因試藥受損，他調整作息、堅持筆耕；質疑聲不絕於耳，他便以實證結果回應。他的人格也在這過程中持續成長——早年側重「感覺功能」，強調親身試藥；中年後逐步強化「思維功能」，系統梳理藥物分類，最終形成「實證與邏輯並重」的成熟風格。

這種無畏挫折、主動追求成長的態度，正是榮格所說「人主動趨向完美、生命本質有希望」的最佳寫照。李時珍的名醫之路，不只是一段個人奮鬥的傳奇，也印證了榮格人格理論的深刻洞見——先天驅力確立方向，後天經驗賦予內涵，過去與現在的經驗相互成就，最終在獨特與普遍、平衡與成長之間，實現人格與事業的雙重圓滿。

我們或許無法改變先天的條件，也難以掌控外在環境，但正如榮格所言：人格既受先天自我實現的目標驅動，也受後天經驗所影響。因此，我們若能更了解自己的意識，保持追求成長與進步的動機，勝不驕、敗不餒，日日精進，終能成就一個更美好的自己。

●梁可茵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從事幼兒教育寫、教、編達二十多年，在書海濶論中尋找方便之門，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，現為自由撰稿人，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。

鑑往事有資治道 《資治通鑒》倡誠信治國



傳統文化十分重視「誠信」，以之為修身處世之基本價值觀，更經常將之與治國之道並論，認為君主必須言而有信，才能推廣善風，使社會上下皆能以真誠待人，國治民安。

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馬光綜觀歷史之興衰為鑒，認為君主必須具有真誠敬事的道德，仁愛臣民，明辨是非，執政果斷，然後因時制宜，自能長保國家民安。

為此，他仿照《春秋左傳》體裁，期望以善良為楷模，以邪惡為警戒，重新編纂一套有助君王借鑒的編年體史書。其書從英宗治平三年起編纂，經過十九年時間，到神宗元豐七年終於完成。全書共294卷，上起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止於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，共收1,362年間史事。神宗認為該書「鑑於往事，有資於治道」，遂御賜書名為《資治通鑒》。

司馬光思想務實謹慎，堅持道德理想，他在《資治通鑒》中以「臣光曰」記錄其獨到的史論評價，頗值得今人借鑒。例如在《資治通鑒·周紀二》中，司馬光在「商鞅變法」章後論道：

臣光曰：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於民，民保於信；非信無以使民，非民無以守國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鄰，善為國者不欺其民，善為家者不欺其親。不善者反之，欺其鄰國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離心，以至於敗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，所獲不能補其所亡，豈不哀哉！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，魏文侯不棄虞人之

期，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。此四君者，道非粹白，而商君尤稱刻薄，又處戰攻之世，天下趨於詐力，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，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！

譯文：

臣司馬光說：誠信，是君主的最大寶物。國家的安危，全仗恃於民心；民心之向背，全仗恃於誠信。誠信不能維繫，便無法使人民服從；沒有人民支持，便無法守護國家安全。所以古代善行王道者絕不欺騙天下，建立霸業者不欺侮四周鄰邦，善於治國者不欺壓人民，善於治家者不欺瞞親人。只有不善治理者才會反其道而行之，欺瞞鄰國，欺瞞百姓，甚至欺瞞兄弟、父子。結果，在上者不信任下民，民眾也不相信上位者，上下互欺，以至敗亡。靠欺瞞他人所得來的便宜，不能醫治失信所帶來的創傷；所獲的利益也不足以彌補其所遭受的損失。這不是很可悲嗎？當年齊桓公不違背曹沫以脅迫手段訂立的盟約，晉文公不貪圖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，魏文侯不肯棄與山野之人打獵的約會，秦孝公不收回對移動木杆之人的重賞。這四位國君，道德並非完美，而商君更可說是刻薄的人；但他們身處在征戰攻伐之亂世，天下爾虞我詐的時代，尚且不敢忘記以誠信收服人心，更何況是今日治理太平天下的當政者呢？

註釋：

- 1.藥：本指治病之草，此作動詞用法，指救治。
- 2.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：事見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，謂齊桓公被魯國將軍曹沫以匕首劫

持，逼令其歸還侵奪的魯國城地。齊桓公脫險後，仍信守諾言，歸還城池。

- 3.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：事見《左傳·僖公25年》，謂晉文公命晉軍備三日口糧，率晉軍圍原三日，在原地即將被攻陷之時，晉文公卻謂三日限期已過，守諾撤兵。
- 4.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：事見《資治通鑒·周紀》，謂魏文侯與看管山林的虞人相約打獵，即使約定之日遇上大雨，仍堅持要親自赴約。
- 5.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：事見《資治通鑒·周紀》，即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圖強及其「徙木立信」之事。
- 6.粹白：純白，概指完美。《說文》：「粹，不雜也。」
- 7.商君：即公孫鞅，衛人。仕秦孝公，變法圖強，封於商，故稱商鞅。
- 8.畜其民：謂包容、養育民眾，使其順服。《周易·象傳·師》：「地中有水，師。君子以容民畜眾。」

司馬光開宗明義強調「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」，以「誠信」為治國與立法之本，復舉齊桓公、晉文公、魏文侯、秦孝公等史例為證，寄望當政者能以此為鑒，真誠待民，推行仁政。除此處外，全書尚有一百多條「臣光曰」，大抵仍以道德為本，視之為歷史最重要的借鑒意義。清代學者王鳴盛曾評論《資治通鑒》曰：「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，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。」筆者深以為然。

●謝向榮教授
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南枝獨有花 藏香情思裏



在中華五千年文明裏，有一朵花，總被文人墨客捧於掌心，捲進風骨，那便是梅。若論別致，總要落到嶺南。這土地，與梅結了千年契闊，讓寒梅褪去北國的孤峭，浸染上暖土的溫潤，釀出許多別處難尋的梅間舊事。漸寒的深秋，我們一起來聊聊梅花吧。

嶺南梅信 天地早春

嶺南的梅，最懂踏時節。別處梅還在等臘月寒風催綻，嶺南梅早已循着地底初萌的陽氣甦醒。《本草綱目拾遺》引《粵志》載：「惟嶺南梅花最早，冬至雷動於地中，則梅開於地上，蓋其時火之氣不足於地，而發其最初之精華，故梅開。」把天地間第一縷春信，都凝在粉白花瓣裏。

韶州的梅更奇，冬至剛綻過一輪，到臘月竟能在舊蒂上再發新花，似嫌春意不夠，要把暖冬的溫柔反覆訴說。就連南海之濱的瓊州，梅也生得特別，尋常梅是五出花瓣，合着「冬至一陽始復」的陽氣，瓊州梅卻偏生六出。

前人說：「蓋以地氣而變，苦於嚴寒，故不用五而用六。」梅借陰數抗寒，才長成這獨有的模樣，這般隨地域改易姿態的靈秀，大抵只有嶺南的梅才生得來。

蘇軾謫居嶺南時，曾為這裏的梅寫下「嶺北霜枝最多思，忍寒留待使君來」。他知大庾嶺是梅的分界：嶺南梅落時，嶺北梅才初綻。於是把這跨越南北的花期，寫成了梅的「相

思」，彷彿嶺南的梅謝去，是為等嶺北的梅接續春意。彼時他見嶺南梅開得熱鬧，或許也想起中原的寒梅，卻終究被這片土地的梅打動：沒有北國梅的清苦，嶺南梅帶着暖土的煙火氣，開得恣意又親切，像極了嶺南人的熱忱，把寒冬襯得也溫柔起來。

嶺南的梅，還曾替這片土地扛過過嚴冬。漢代劉向《說苑》裏記着一樁舊事：越國使臣諸發發出使梁國，帶的國禮竟只是一枝梅花。梁臣韓子見了，當即嘲笑：「哪有拿一枝梅贈予諸侯的？」還故意刁難，說「不戴冠就不見」。諸發不卑不亢：「越國臨海，蛟龍常擾，我們剪髮紋身是為避水神。若梁國使者到越國，我國君主也要他紋身才相見，您覺得可行嗎？」梁王聽聞這話，忙披衣出迎，還趕走無禮的韓子。南蠻諸地，不如中原富庶，一枝梅花，已可作為珍貴的國禮。諸發言辭，頗有藹相如之風。而後人亦多以「一枝梅」寓意禮輕情重。

「江南無所有，聊贈一枝春。」梅花盛放，春歸來。南朝陸凱寄一枝梅花到長安，送給好朋友范曄，附上這首《贈范曄》。路途遙遙，驛馬實事，江南的春天，承了以梅為禮的意趣，釀成文人間的脈脈相思。

梅花嬌美，與美人相合。宋武帝壽陽公主喜「梅花妝」、唐玄宗梅妃愛梅成癡。而嶺南人愛梅，卻是樸素的歡喜。冬至時節，尋常人家常折一枝梅插在瓷瓶裏，看花瓣在暖風舒展，便知年關近，春意不遠。北國賞梅多在庭院樓閣，嶺南的梅常生在田埂旁、驛路邊，農人路



●圖為梅花

資料圖片

過時折一枝，插在草帽上，便把春氣帶在身上。

梅花配美人，梅子，則與英雄般配，比如曹操的望梅止渴。

漢末曹操領兵鎮壓閩越之亂，軍隊行至梅嶺，迷路缺水，士卒飢渴難耐。曹操道：「前有大梅林，饒子甘酸」，將士們聞之生津，竟憑着這念想抵達水源。明代《贛州府志》記，在江西與嶺南交界，「梅嶺，縣東北百二十里山，舊有梅。漢時，閩越反。使諸校屯兵於此，世稱望梅止渴，即其地也。」當年曹軍踏過的山路，如今仍有梅樹生長，每到冬春，枝極間彷彿還能聽見千年前軍隊的腳步聲，與梅花綻放的輕響交織。

嶺南的梅，開得最早，落得從容；是使者手中的信物，也是農人間的景致；藏着外交的智慧，也映着山河的溫情。每到冬至，當北國還在盼雪，嶺南的梅已悄然綻放，把這片土地的暖與柔，都揉進花瓣裏，釀成獨有的嶺南風情。

●金夢瑤博士

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